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唐

滋

欽定四庫全書

水心集卷二十八

宋 葉適 撰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為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為  
天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而安詰  
一人為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

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  
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  
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  
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衮  
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  
亡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冲不違其心不裸其躬出  
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  
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

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  
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  
踈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  
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  
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非其  
人而莫則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

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自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遍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誘繇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莒秀流蘋藻以芼擷

潔黍稷而饋餽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干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酌

祭石似之文

初美俗之願成扶衆俊以濟艱及流風之欲泯忌獨潔

之勝頑豈有羨而後修將莫侵而自閑公孤翔於南泉  
佩彤弓而力彎途遙遙而靡止駕冉冉而難攀彼為山  
而造天必峭險而孱顏試鉏耨於荒疇固一穀而羣管  
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間闕晚回寤而下招稍色愉  
而體嫺已從茲其遂通塞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為  
駭忽寐之弗還遺幼兒與弱女眇土薄以貲殫嗟死生  
之何常偶形質之居間痛滅木之滔滔收覆水於驚瀾  
思共評而莫獲空掩淚以長嘆



祭高知錄文

宣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腴掌流行宿於吏術剖  
難釋微其長賴材僚也不疑中以病廢飲食自若神明  
折衝胥史驚愕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所不能詬天歸  
尤其在君公謂分宜得胡亦莫遂命實余厄城東道宮  
歌棟毀垣紛乎哭者寓此一棺我壻門下奔走睽阻今  
焉長辭來對清醕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岷梁政兼忠惠稱一時奉使之賢糾察邦族  
事遵法教爲近世司宗之首至於思慮款實皆有益之  
言服用麤樸無私積之富顧瞻遺老存者幾人尚其耆  
耆永以引翼遽聞殞背徒切摧傷熒然一卮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尚書文

嗚呼澗底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憑昔者實謠其後不  
然沉下則通生而尊豪以脆受攻所可寃者天與魁傑  
既墮鼎鍾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絕儔倫博極古今殫

洽見聞識必詣遠敏常造神磊磊落落異寶殊珍浩浩  
滴滴霏雨濃雲威望之所銷壓氣焰之所炙斫繩尺之  
所裁量機智之所糾紛可以御狡謀蹴橫奔定猝變收  
奇勲然而不使之鬱屈閭閻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場屋  
酸辛角寒士之一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簪襲組  
峻墉宏閑身隔影響勢連霄漢每纍然以折節俄聳焉  
而擢幹士畏而遠物疑

關

雖事少而功倍終薄譽而

厚訕

關

尚書學士朝廷之儀時靡難

矣亦弗我施憤發挂冠龠米自炊猶或未免口語紛曄  
扁舟出沒震澤渺彌天莫勝人今曷其追哀彼烝民不  
自正中算少量多是非所蒙我墮荊州葦荻千叢寓觴  
告別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為足也故雖既聞理要而猶前師後  
友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為進也故雖已得  
名第而常避名匿跡援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側躬容

膝於櫟題廣屋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繡膏粱之地其仰  
如疑其俯如愧疾痛滿心藥石起志惴惴慄慄以歿其  
世嗚呼悲夫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為善之難粹白累緇  
而畏失身之易不私其樂而私其憂願近於仁而遠於  
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為勞朋友國人  
化其節而不以為異一純無疵羣賤猶貴蓋榮乎其可  
考非率爾之所議也余視執事匪合而離書禮罕通嗜  
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庶幾念考槃之不見陳澗酌以

來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  
不偕戍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閒歲深得官日淺分甘  
共少其樂衍衍內不為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靡屨彼  
禾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  
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鋤耒漂流不已齒髮既衰如  
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

我告所不老壽噫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慙彼一卮  
酒地遠味酸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祭中州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為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者  
誰莫采莫掇挹嗅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不求事功  
挫絕枝榮本樂是宗使其師友上下百世庶乎成材性  
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媿亦足以歸無忤斯邱蘄春  
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鈞石不泐昔我謂君死如委

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潔爾身  
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  
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茫理昧材雖  
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長為偉小短為  
悍誰不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疎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  
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



馬以驥遵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  
四鄰乃為選人鬚鬢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  
忽飲酒非狂非如鷓鴣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  
曰惟公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  
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之  
何為戀家為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  
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魏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又奚  
間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愠業  
於數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廢方級獨養之和不設冰  
炭每盍盍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贊忘英華之可眩澤枯  
槁以自桀不違物不傲世順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  
寸之疆理闢重昏之爽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  
君布褐誰毒處此松楸栢偃聽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  
以死今我之歸獨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聳貌夷尚疑生

前欲接而非陳觴問故涕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  
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畫家既淑友官既廉清進趨  
之行既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  
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  
東隕西傾四山合顏棺槨複縈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  
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

命矣雖以此說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  
兒今為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  
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祭翁常之文

嗚呼市隱於太玉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累  
余蹇獨立而縱放竦雲佩而霞服超龍馭而鸞鞅詩抽  
情而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雋甚百勝而霸  
王每孤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飯高鳳漂餘之麥羹

姜詩自躍之魚蔭陶令宅邊之柳畦公儀園外之蔬猶  
暮色之憔悴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氣留形僅完而  
神槁悲人生之愚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  
非僂而危身末疾已盡綺文固在注茲一蠡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腴而  
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曩貴靡羞後貧銖廉  
黍約以標厥身官奚弗昭知亦非少薦聞實多不用竟

老眇然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我慚素賤  
迺辱公女手擇寒蔬相與敬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  
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異甚遲旦暮死公今忽先視我  
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為又失我  
思無復昔語強寄茲觴公酌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  
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攸載書以來糾結

披籍解剝隘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  
醒獨為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已所操  
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  
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  
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  
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為進士頭天子第之  
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  
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

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鐫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奮繇龍潛翊之天飛勞畫倍兼孝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疾及其計聞震悼以亟嗟夫天生我公實畀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



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為太師九十之齒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祔既祔四海恫瘝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思孝宗則偕公悲昔公剡士十有五輩或至否吝均受其賚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為可生不能謝死也宜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

賢之精麗固已實考王伯之汙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  
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  
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  
轡策於驚癡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  
之環中鳴于海陬敗屨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  
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繇之一變遂為多士之宗  
好惡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雖雖機慮內沉笑  
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

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  
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間之掩  
昭以聾惟其不磨桓厚于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  
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異疾侵  
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遭鞠凶  
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填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剗心為

謀殞身為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  
虛罪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牢犴請誅請族以  
一咻萬自茲十年旅食僦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穉兒  
道長老母門哭逢舊御史攘臂瞑目歲復在寅江淮大  
兇投之湓城俾塞賊衝毀樓學舫燒土補墉募兵滿階  
教劍交胸秣陵之畫衆固不右遂從豫章聞聽日謬沸  
羹再興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  
前功廟佑之思陳其往寃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

非室人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冲氣順詞正  
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公亡可  
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  
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一觴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贅外羸中得角喪圭昔在孔  
氏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源衆流  
不尼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以致用無

不具體事物之碎多於絲髮性命之眇猶隔抄忽如果  
既熟可薦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  
前電逝矢激驚波駭川余痼且老視陰永息期君雁蕩  
竝坐巖石一游甚難悲夫驟亡病覆丘陵氣血靡亢天  
欲行道世欲樹教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  
堂堂盈庭之哀痛捨我觴

祭丘樞使文

特起為豪間出為賢必也師友是為本源在乾道中京

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環石獨步漢闕手提  
秦華橫絕兩間胄學春晴容臺夜雨通廬併榻連月縱  
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  
舊人日少金聲中朝玉振江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  
先割腥滿堂為傾蚤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  
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已復禮終始篤敬功  
名之枝累綦奚足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  
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我生款啓以拙自擯縣公有

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  
余取其麤拉朽夷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  
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  
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長松妍華下陰海  
浦一銖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廋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  
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



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  
新動息三至如鶴警分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為  
丘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既罔滯於性靈撫  
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真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  
於事難平憶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  
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噤野雁而吞聲大塊漫漫誰  
濁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決三場甚工一第可躡用  
此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已曷尤奚其兩圖併習  
孫武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挿于腰馬行翩翩按劍抵  
掌勢則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  
噫母啼矣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  
應罷訓萬感都消百殞誰愠扶柩復宇上思如春魂將  
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官吳事公為屬且慙且拙無一可矚手一卷書隨  
吏後先公顧而笑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在側問訊  
寒暑莫敢有失問胡濶焉子困妻屯公乃長謝報行始  
聞偉公自置介介特特雖為侍從屢去王國未嘗屈已  
未嘗徇人未嘗計惜私售其身我因乏使時踵公後情  
嚴律寬可效可守歸從泉山棄祠而止予兩起公公不  
一起望公深者終遂高蹈待公淺者公曷輕矯出處大  
矣古今所難孰如公完既老愈安菱角之塘采菱若雲

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剝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朝惇惇而竟夕事固難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橫陳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超前而卻拒幾左蹇而右繫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卹寧小俯以為吳不苦勁而成激冀家化而

戶曉乃羣譏而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  
窺古文之戶迄考集英之秩身常卑於窮巷論每喧乎  
京邑詩雖取夫譖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  
我曷月曷日夢輒墮前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德  
被外物之為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  
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坎壈以長在  
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淚汎瀾而橫集疇昔之  
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泉而永畢展也茲觴

子尚未覲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壻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  
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  
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  
為令德進諫何晚退奚濶焉何復外徙東南其邊公存  
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既病既衰猶為時  
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

乏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  
人雖急憂已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  
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醺彼  
酒有切彼哉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  
獨神遇衆賓藉藉却坐屏語人情實難對面山川寒暖  
燥濕隨時屢遷浪波雖流金石常在我恩則然公亦深

體公侍明主善良有依默薄崇厚銷紛釋疑色別朱紫  
聲辨聰曠坦然平懷可以用大淳熙朝士存者幾餘況  
我老病竄身海隅隣其作雲臨安之上客而不雨跡泯  
無向孰謂未泯公之至誠尚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虧晚哦子詩鍾  
山之壁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靡常寒溫  
每通細密其行籍田以來倩附尤謹我已昧昧子何懇



懇自去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答桴  
我則多愧驂之從輿子信勿背屬有越客袖傳子書問  
無恙耶乃與計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  
頌雅崇高轉瞬忽墮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瀝酒于  
江巨壑擺撼執淚滿把白日黥闇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憐子以貧請期必從屬憂夫人獨  
寒遠客豈不榮養質子來索示疾求金死猶待衾孰如

從兄存沒遂心匍匐空悲寂寥罔悔壞此從容成彼狼  
狽噫象及段古有至難薄夫興叱君子所歎誰能同生  
不同緩急以貨易德何啻瓦石異景迫人老驚見之遙  
持一尊式昭母慈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為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鸞高  
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  
方諸擎空明水自至尚滯遠邑稀逢殊知誓將退休割

棄毫釐回風雲旗豹烏翠被懷文抱質調笑纚纚臨絕  
之限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  
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  
毋擾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教我莫如公先爰自生  
髮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晚逢時儒道始尊  
迺尹震宮位長冬官文詞之宗經術之源麒麟獨游鳳

鳳孤騫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雖去終在魏闕貢禹  
雖留卒以死別都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臥久遲公遠  
歸曷不迎門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壽祺縞巾素衫  
相對曷為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吾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于時侍  
郎卓爾靈根有光厥師兼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等倫  
我獨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於朝勤

成於民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軍旅有嚴有仁何必  
裕蠱愈削愈賸可用解悖能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  
身坐觀侍郎拯溺扶屯忽捨我去姑熟之垠兩梁摧峯  
大江揚塵駿嘯羆號送子於墳悲夫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尚少懸  
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艾端特公亦  
挺然捐身殉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

尺清切之地雖曰大蓬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飲  
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穉余從公狂氣未斂耄  
至而衰百罹易感繩牀竝坐諦視慘慘已矣柰何飲也  
靡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延子計已隔年余尚意  
其或存獨釣孤耘蜃浦蠻村汲墳魯壁暗埋冥淪蓬蒿  
當徑兮蒹葭門面肉擁腫兮眼眇昏書成家而不食緝

野蠻以自溫嗟子去今何之兮電先置雲後軒聽我苦  
詞有來焚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穠行  
方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長裾上承  
親歡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十五五煦煦濡  
濡人生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歟自子失音  
我久歎吁不聞着牀擱馬永但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

處穀中孰分哲愚存豈其實亡豈其虛酹此涓滴百川  
撓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子不可及之能既以文稱視古鮮輩在  
今絕朋嗚呼叔範孰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身終一犁  
盡田百瓦傾宮遥遥仙壇悠悠潦波何樂而留之死靡  
他彼哀子者恩重輦侯殮藏皆新迓柩若流嗟人異生  
豈不同泯惟有斯文不隨以盡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舉  
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棲遲嘯歌水送山迎  
自斲荒陂窈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  
坐常盈筆硯欲絕窻編永寧耆舊昔聞汝潁今評攄吐  
宿慮鏘磨晚生投榻已暝百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為時  
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綸經國有大命  
率先啓行夜下巴峽風回洞庭匪勇為尚繇其血誠天

之牖民心脅股肱誰甘節屋捨車弗乘銷沉至死有困  
無亨竭盡寒厄以哀冥冥

祭林叔和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惴者獨君弟兄人之所  
利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  
學婉而茂行冲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  
信於已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為海謀如山  
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

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  
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簋春筍秋花爛漫牕几屢  
尅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尚  
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壠下

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著蔡  
也孰鑒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芒琰而力持諒  
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高岷江維平舒

以春溫斂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汲以進不撓  
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待無幾日爾鹽梅腥  
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  
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舟藏人往徒載遺像後生觀之猶  
得髣髴

祭蔡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尚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生筆  
墨為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

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  
貧疏食朗誦八音通陳歲暮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  
形於歎顰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踈親及  
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  
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隣衆方愕眙公何恂恂不貴其  
難而貴其仁既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  
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  
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

河翻永矢斯樽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寂寥罕成熟挈乎  
道而昧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  
千年羣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  
致往菽未聞先悟未睹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蘓醒危豈  
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鎡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  
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降老辱於城與忍同賈生

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子胡為然有視無瞋寒  
泉沉沉露菊采采鉶壘覆翻天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適佐渚  
宮公陟陳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讒言  
顯辨陰扶厥功倍焉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  
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奩箱海柑帶露日柿凝霜宜其  
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千古同逝公尚永已余存幾

時皎如茲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拂榻延筇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尊亦  
疑匿使南去既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臆千慮填胸  
乃能與我深鬪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經籍明  
吁衆咈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鑒者爛如晨星有鬱  
彼蒙渙兮春冰悲子一昏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  
友子宗三失海縮獄朽凜凜茲酹地將不受



祭宋廐父文

淳熙初載實偕我遊我言甚切世謾不酬子惠聞之如  
水東流惟其所欲書外無求食或腐鮭衣或穿裘山或  
櫟載溪或桴浮若耶之曲雲門之陬抱篋獨往竟歲長  
留三墳啓伏百世承周雷霆曠塞日月昏幽子不人語  
人不子謀自悟自樂孰知其憂嗚呼天欲死我盡喪厥  
儔無復傳聲無復置郵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  
茫茫古丘不如我先放子白頭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  
勞思乎穀中繇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  
言而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而不以學為功蚤名重於  
淳熙翕多士其並宗謹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啓蒙彼  
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  
所從噫道術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  
胡恃以自容偉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

先逝遂悽悽而奄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今謂禮樂之  
皆可舉何師干之晚試今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  
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相從於一丘付萬事於無語耆  
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孤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佩有憲笄珈是飾閨闈之祕寶  
難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為文右我  
明言師長縉紳乾道之末整齊百度洽彼北戎華夏安

堵下多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既啓衮衣而養言念鄉井  
安輿南往謂當益歡何意泉壤嗚呼哀哉生人磬磬昔  
公種播望公亟還收槨以哺夫人逝矣公肯曷顧而況  
不肖義均骨肉閩吳相望莫能往復遙持一觴有淚如  
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駁為平黼屨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謨發  
於妙齡逮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畧

部分如將使兵百家麤淺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  
承予日深佇鼎鍊再羹剗割既壞撥扶將興奈何一朝  
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  
鶴逢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  
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類舌匪譽肺腸與  
并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何用叩胷血零空留故書  
熠熠滿滕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遡湧溢公庭神  
尚挹彼母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阢於樵漁鑿  
瘦鹽肥厥田一夫墮墻半之稅役有繇令怒不移邑庭  
百弓莽焉空基命為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溼吐吞渴  
饑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  
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繫維尚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劉太學文

公副雜端奏効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歌其為二史述

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臥不聞竟復  
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哉匆匆徇彼長  
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初秉德  
維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  
不相弔簡溪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為  
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聞與且接話言辱以賢孫嬪

於賤息卹嫻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況值年齡之永  
丹砂累驗宜招氣脉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隔酌觴有  
益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已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  
百為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  
二孫孰扼彼吭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惟其不瑕足以永  
歸



祭內子令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  
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使願既然使有中壽侃侃  
雖雖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安滯下天三嫂徑  
歸我病大熱僂然枯峙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  
繚其玄壙童兮若孩遲我同往

代子祭令人文

某僅脫童非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

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  
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郎文

噫嘻汝其幼我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  
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恠病如追寇讐  
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喪汝生哭淚縱橫同  
口異說汝其誤

闕

事雖羸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

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化則宜念汝

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

水心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水心集卷二十九

宋 葉適 撰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之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為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為生佛

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閭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為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為善之信也今之為善士者皆言不能為縣為縣者必不能為善士此又非也余得

此錄於公之孫衿因記其末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色筆本州亟薦送使只用二場之巧久  
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  
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  
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  
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  
塵始悔前所為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辨正寂寥

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  
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  
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  
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  
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  
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為士人將以示其



為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  
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  
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  
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  
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  
此世論也人之為天地天地之為人統氣御形而謂之  
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繇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誣萬世共繇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繇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聞也義理有辯也德行有新也

推之乎萬世所共繇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  
為誨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共繇者以學  
為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  
學宮某謹書其後

###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為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猶欲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為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尚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為之末故也大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又黎民敏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  
而任責人主必捨已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  
秋以來幾失之矣臣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  
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  
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  
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  
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輕則疑

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殺戮相繼展轉讎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決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為君難所以為一言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為一言而喪邦也臣觀

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疆  
田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墮媮者及  
其功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  
所更嘗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  
則已遠矣況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酖  
毒為甘美而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齋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齋古文睿字也繇思得睿繇睿

得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為作聖當自蒙  
蓋疑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𪔐則不流矣胡泰然  
子自十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  
止也余為名古文𪔐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  
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陴浚隍豫儲擬  
以待非常既金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



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  
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行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  
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  
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蓋着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

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  
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  
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  
朋乎志意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為羣邪  
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  
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文公紀曾孫子潤太宗正丞十一字

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  
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為南都越州為鎮東軍余以為  
適以完新為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圉與焉會於祝其  
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子我通一  
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為化柳子厚以  
治為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况嫌名耶太宗承求余  
初藁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泰河豚致死乃謂籠蛇蝦蟇為無苦其為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仲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久別安隱

題荊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荊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為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  
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為三蘇  
子美梅聖俞又各為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  
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  
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  
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  
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為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  
况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

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既為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為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

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詞三  
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  
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  
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  
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伏縈映妙巧極  
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既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

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  
母從姑窮舍中挿槿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貲裝  
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礪東山西與三村多遺疇焉余固  
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庇  
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効衣食  
併日門單戶寒故昔人以為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  
為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  
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



無傳因書畀昂使刻於銘側

趙汝駟為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為名

曰孔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龠  
米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

題二劉文集後

案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  
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

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  
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  
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  
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  
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  
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  
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為之勤重玩繹之  
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  
標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  
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  
入證會反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為之說也至於要言  
微趣人所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  
二章質畧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  
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

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按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為聖狂愚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迥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為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余既為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

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  
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余聞而嘆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  
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  
記云時李翰林獻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  
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

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藁庶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為盛爾

題朱晦庵帖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為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澍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  
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  
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  
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湫雲谷雜紀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  
內翰中間更展一席之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  
載張安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  
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為患若  
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



題於末

題韓尚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為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  
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  
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  
識者皆恠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  
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辯鋒起  
淳熙初都下禪講尚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  
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厨不可與爭也  
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  
假借有粹疑詭問必釐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  
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  
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  
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既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為書墮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聘其最甚者祥祲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恠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村窮乏皆賴其救有任

卹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  
官天子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  
予之孝既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潔孤立出處  
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為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  
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  
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  
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  
為言者近理也即性情之安而為言者近道也子陽詩

歌文字每多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  
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  
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永日為情而已子陽於是書贊  
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  
六銖羞問周后數莖命粒魯儒一點芳心啄殘棲老付  
誰論謾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為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為不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蓑圃笠共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

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照敝帚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為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治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  
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  
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  
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仕而改室雖古人比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  
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



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為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葱秀蒨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壘埋衣食甚衆為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溫州學會拜

鄉射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為一家之私閭閻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拏為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尚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醖多閑暇自得

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父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軟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揺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

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為薄誼罪者一日韓侂冑女歸寧忽致誼書侂冑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

誼衆為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  
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  
不自保君又請琚曰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  
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為已憂樂余  
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  
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  
通緝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為什  
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

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  
至矣而文采晦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  
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  
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  
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  
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蹟而余既七十  
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藁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  
生大節綴之於末

題唐誥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敍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態尚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宏無留蘊焉竊恠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

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



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為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闡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

憂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愧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為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

哉故曰徐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  
身為本而皆以世自名凡所為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  
破壞先王之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  
繇成宜其不能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  
黃老道德之意申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  
而謂其欲則先王之法皆斷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  
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  
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

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  
是之取而奚取耶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  
行之皆為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  
不可記者即是不可為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已之心恕  
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  
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為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  
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辯赴之  
若饑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簞食瓢飲家法當然而  
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為此  
器頗以俸錢佐之噫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益豆籩  
之事古義在焉覩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  
澤繇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  
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  
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  
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  
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  
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  
不流恠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

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  
脫模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  
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為文綿涉既多  
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  
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  
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  
同貴其所與毋為易得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  
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  
錢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彞孫  
朋孫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  
府寄樞庫陳纘已卒曰周幼學邱蒙正未嫁曰某曾孫  
男曾孫女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  
有家者甚重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刻蓋附其  
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為高淵兮所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脩其身未有能齊其家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命之所繇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

也在者嚴以察已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藁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  
合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  
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為鴈行比也今四靈喪其  
三矣家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  
愈工涉歷老練布置濶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  
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

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  
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  
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顏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  
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  
道也余愧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  
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

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  
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  
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既工而時文  
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  
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  
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旁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

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  
無不實周公謂其叙載訛樸士章草直據所見不論歲  
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既能以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  
之故冠攘卒起為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  
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為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  
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恠矣夫令  
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  
邑相為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庇其一方不可得而

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  
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為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  
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閑淡  
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  
謝二陸不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  
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

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作必奇  
妙殊衆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為沅湘不專以  
清必達於海玉為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  
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  
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敵百萬何可  
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入

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敵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僎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纖巧乃全造古



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為飛遁引注說文  
不若是愈以辯孟子不若是愬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  
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  
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  
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并洪皓皆附家問至金蓋有意就和  
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

興金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既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  
遂與李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  
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傅監  
天富鹽場為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  
用何哉傳善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辯果決識情  
偽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書

也良以得縱觀為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  
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澤宜庇其後  
人哉

題掃心圖

以為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為有可掃則是掃安從  
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墓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叙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為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尚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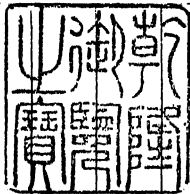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釀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讐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為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

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  
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  
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  
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  
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  
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為吏不得為  
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  
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題瑞安宰董燭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為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  
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為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  
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  
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忍事愛民終  
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  
可不先慮也



水心集卷二十九